

大画家赵孟頫的前半生

娶妻纳妾 30多岁当官

地一般的知识分子无异”，却是非常中肯的。

靠“荫补”而得九品小官

赵孟頫的父亲赵与峕(yín)在世时，官阶并不高，收入也并不多，在病逝的前一年，他才升为户部侍郎，在当时的南宋，约为正三品或从三品，年俸白银500两左右。史料记载，赵家在归安(浙江湖州)还有封邑600亩。而且根据史料可知，宋时的食邑，随官职的变化而变化，人在食邑在，人亡则食邑收回。南宋之末的太皇太后谢道清，其祖父谢深甫曾为宰相，父亲谢渠伯早逝，因此家道中落。据史料记载，在谢道清入宫之前，她都是自己洗衣做饭，家里穷得连仆佣也雇不起。由此可见，当时一个家庭一旦失去了家主在朝任职的收入，很难再维持起码的社会地位。

1265年3月，刚被朝廷赐予进士出身的赵与峕，在湖州病逝。赵孟頫的父亲去世时，因其廉，“度宗赐银，绢以敛”。也就是说，赵孟頫的父亲很清廉，家里也没有积攒下多少家产。甚至在死的时候，靠着皇帝赐予的银子和绢，才得以安葬。

赵与峕去世后，赵孟頫一家基本陷入了财政困境，此时的赵孟頫不到12岁。赵孟頫的母亲姓丘，是父亲赵与峕的妾。虽为庶出，还不至于在父亲去世后，完全失去生活来源，但生活境遇肯定不会太好。赵孟頫多年后曾在自己的诗里这样回忆：“向非亲友赠，蔬食常不饱。病妻抱弱子，远去万里道。”

也许这时的赵孟頫仍然食玩，不知道道已经开始走下坡，母亲见了，严厉斥责他：“汝幼孤，不能自强于学间，终无以成人，吾世则亦已矣。”赵孟頫从此发愤，“由是刻苦，昼夜不休，性通敏，书一日辄成诵”。

不过，即便家道中落，赵孟頫的境遇也比老百姓家的孩子要强。(《元史》上记载，赵孟頫“年十四，用父荫补官，试中吏部铨法，调真州司户参军。”赵孟頫去世后，他的好友欧阳玄为其所作的《神道碑》中，也说他“弱冠中胄监试，调真州司户参军。”有当代学者研究发现，《松雪斋集·外集》中有一篇赵孟頫代侄儿作的《五儿圻志》一文，里面提到赵孟頫的五兄赵孟頴(pàn)“年十四以侍郎(指赵孟頫之父赵与峕)荫，补承务郎”。因此认为，14岁“用父荫补官”的是赵孟頫的哥哥赵孟頴，《元史》把这一经历误加在赵孟頫的身上。这种推断也是错误的。

根据宋代的官制，无论是赵孟頴荫补的“承务郎”，还是赵孟頫荫补的司户参军，都是属于从九品官。再说“参军”一职的含义。在宋代，参军是州衙门下面的小官，有录事、司户、司法、司理等“各曹参军”，司法参军掌管议法判刑，司理参军掌管狱讼审讯等。这些活儿，是让基层政权顺利运行的公务活儿，必须有充足的实践经验，所以，14岁的“司户参军”只能是个领俸的名头儿，而不是实官。

那么，赵家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分别获得荫补，到底是真是假？首先来看看在宋朝几乎泛滥的词：“荫补”。

宋的恩荫制，参考了唐制，并扩大了中、高级官员荫补亲属的范围，规定文官从知杂御史以上，每年奏荫一人；从带职员外郎以上，每三年奏荫一人。这项制度没有硬性约束必须是直系子弟，可以“旁及疏从”，也就是说，三亲六故，只要沾边儿就可以照顾。

除了制度性的奏荫，遇到“大礼”即皇帝举行郊祀或明堂典礼这样的国家大事时，可以破格奏荫；皇帝过生日，可以破格奏荫；官员致仕（退休），可以破格奏荫；曾经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的大臣去世了，也可以破格奏荫，要对他们的后人给予一定的抚恤；遇到国家更改年号、皇帝即位、公主生日、皇后逝世等特殊情況，都可以破格奏荫。

所以，“荫补”并没有额度限制，可以同时授予一个大家庭的多名男丁。而且宋真宗时，对官员在任上去世后，假此名目恩荫其子孙的事开了先例，因此，赵孟頫与赵孟頴

兄弟两人，各得荫补是可信的。

变换字体写数百遍《千字文》

尽管生活并不富裕，湖州还是给年少时期的赵孟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湖州，在南宋时是个离首都临安较近的名都大场，风光尤胜。壮年后，赵孟頫在一首名为《纪旧游》的诗里这样深情地描写他的故乡：“二月江南莺乱飞，百花满树柳依依。落红无数迷歌扇，嫩绿多情妒舞衣。金鸭焚香川上暝，画船挝鼓月中归。如今寂寂东风里，把酒无言对夕晖。”

少年时期的赵孟頫，大部分时间是在湖州的大宅院落里度过的，书写《千字文》及学习儒学经典，是当年的主要内容之一。赵孟頫不是千篇一律地把《千字文》当成惟一的练习文字，而是经常变换各种书体。因此后来赵孟頫最有名的书法作品，就是他的六体《千字文》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中年人仕后，某年他恰好回江南，一位叫田良卿的人在市场上花重金买了幅他早年所书的《千字文》一卷，专门找上门来请赵孟頫题跋。从少年到青年，在湖州的老宅里，到底写了几百几千遍《千字文》，连他自己都无从知晓，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写完即弃，不知哪位有心人，从什么途径寻获了赵孟頫的这一册《千字文》，并留存下来。在给田良卿的题跋中，赵孟頫也是诸多感慨。

1272年，18岁的赵孟頫到临安参加了国子监考试，考试成绩不错，“中国子监”。从赵孟頫父亲的情况来看，一味靠荫补，升迁会非常慢，而且会有晋升门槛，想升到更高职位，必须由皇帝赐进士出身。赵孟頫参加国子监考试，可能正是有这样的考虑，希望进入太学，毕业后直接获得进士身份，以谋求更好的上升机会。

1276年，临安城向蒙古兵投降。在蒙古人的征战史上，作为一国之都的临安史无前例地“无血开城”。没有屠城，没有杀戮，没有用大火烧毁这座人口超百万的世界超级城市。蒙古人就这样来了。南宋和赵孟頫的无忧时光同时结束。

潜居吴兴做学问

蒙古人占领临安时，22岁的赵孟頫已是一个成年人了。作为一个正好赶上国破的知识分子，他像很多传统的知识分子一样，选择做了遗民。这段时间，赵孟頫写了大量的遗民诗。宋元之交，以名节之虑不志于仕的，不在少数。但当时间朝廷有召而起之者，也大有人在。日本学者植松正的《宋末进士登第者动向一览表》显示，151名宋末进士，出任元朝者为57人，占37.8%。

在战乱中东躲西藏了一两年，学业对于赵孟頫来说，略有荒疏，母亲看到赵孟頫终日惶惶然的样子，就对他：“天下既定，朝廷必偃武修文，汝非多读书，何以自异齐民？”意思是说，天下已经平定，不会再有战乱了，朝廷也会更多地支持文化事业，你要是不多读书，早晚混得跟老百姓一样。于是，赵孟頫从母命“自力于学”。

恰好，大儒敖继公居于吴兴（湖州），赵孟頫得以师事之。敖继公学识渊博，对儒家经典《周仪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有特别的造诣，赵孟頫在名师的指点下，学业得以精进，“经明行修，声



赵孟頫的代表作之一《秋郊饮马图》

“松”字从“公” “百木之长”非它莫属

有山必有松 无松不画山

绘松之壁画，在陕西咸阳秦代宫殿遗址中已出现。至唐代，据说吴道子也常将松树画在壁画上，画松名家张躁，“常以手握双管，一时齐下，一为生枝，一为枯枝，气傲烟霞，势凌风雨”。五代画家荆浩，隐居于太行山的洪谷，写古松“凡数万本，方得其真”。此后，在中国的水画里，松树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，而且处于显著而突出的地位。可以说，中国的山水画，几乎到了有山必有松，无松不画山的地步。且五代以后，画家们绘松不但能“外师造化”，更能“中得心源”，将生活感悟与松树的本性结合起来，赋予松树超凡的风骨和高尚的品格，使作品的意境更高远，寓意更丰富，个性更突出。

在题材的组合上，古人多以松石点缀山水，后来又以松与人物、花卉、禽鸟等进行组合，或表达坚贞之志，或流露隐逸之情，或祝贺长寿富贵。宋以后常见的题材有“岁寒三友”“寒林平野”“万壑松风”“五清”（松、竹、梅、水、月）“鹤龄延年”“松鹰图”等。其中最著名的是“岁寒三友”，这个题材虽始于南宋，现存有赵孟頫和马远的作品。但早在唐代就有李邕的题画诗曰：“醉里呼童展画，笑题松竹梅花”。唐人又以山水、松竹、琴酒为三友。至北宋文同，喜画梅、竹石，称“梅寒而秀，竹瘦而寿，石丑而文，是三益友”。而据文獻记载，以松、竹、梅为组合的“岁寒三友”图，在赵孟坚和马远之前

时的“合法渠道”。赵孟頫的这位妾，或为买，或为娶，但不论是哪种情况，均不是名门大户。

《吴兴备志》卷29说：“松雪微时，尝馆于嘉定沈文辉、沈方晋义塾。”这说明在吴兴名声很响的赵孟頫，靠书画均不能自养，所以，不得不离乡背井，去外地的私塾当一个教书先生。因此，赵孟頫无钱娶妻的情形，完全有可能发生。

也许就是母亲病中的时候，赵孟頫才匆忙之中娶了一房妾，以慰母心。正是糟糕的现状，催促着赵孟頫尽快改变自己的命运。而当程钜夫再次到江南访谒时，赵孟頫不愿意错失这个机会。

正是在赵孟頫出仕前夕，他有缘与“任侠”而闻名乡里的管仲相遇，管仲非常喜欢他，有意把自己待字闺中的大龄女仲姬（管道升，当时已经26岁）嫁与他。很自然地，一见之下，管道升对赵孟頫一见倾心。管道升能诗，能书，能画，能刺绣，是一位全能型人才，据传长相也十分美丽，是那个时代的“女神”。管道升的诗，很巧，很俏，趣味高雅，堪值细品，比如《自题墨竹》：“内宴归来未夕阳，纳衣犹带御炉香。侍奴不用颦双扇，庭竹潇潇生嫩凉。”诗的前几句并无奇绝之处，而最后一句，却陡起新意。一个“嫩”字，既写出风的清新，又画出新竹之风如少女一样的娇俏之态，令人击节。

赵孟頫与管道升结婚后，两个人一起在杭州度过了他们一生中 happiest 的一段时光，这一阶段也成为赵孟頫艺术创作的黄金期。

而赵孟頫与管道升两人情意愈合，留下了诸多佳话，同时也留下了一桩“公案”——《秋深帖》的代笔问题。《秋深帖》共十八行，132字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今世研究者多认为这是赵孟頫代夫人所书。后世争议之处，在于结尾处的署名，繁体字的“升”字，略有涂改。善于联想者就认为，当时夫人正忙，而赵孟頫有闲，于是代夫人给婢婢写信。前面脑子里还记得是替夫人代笔，写到后面却忘记了，一愣神儿，把落款写成了子昂，于是改成道升。

持此观点的人，主要证据在落款的涂抹处（见右图），他们认为这是将“子昂”二字改成的“道升”。靳永先生在《明前名人手札赏评》（山东美术出版社）一书中指出，涂抹处明显看出，“道”字由“子”字修改而来，“升”字是由“昂”字修改而来。

实际情况并非如此，赵孟頫所写信札，除了谈论诗画内容之外的，全部署名“孟頫”，没有一封信署名“子昂”，在给亲人的信件中，同样如此。所以，哪怕是赵孟頫真的为妻代笔，其结尾署名，也不会是子昂，而是“孟頫”，此帖“道升”二字，“道”字基本没有改动，“升”（繁体）字则小有涂抹，以“昂”猜之，沾不上边。

再者，古人可代问候，却不能代笔。代问候，实在是平常之事。如赵孟頫写给亲友，一般都会在信末加上一句“老妻附问信，不宣”（《殷还帖》）、“老妇附此上谢”（《幼女么么帖》）等。而代笔，一般发生在不会写字之人身上，如果会写字的人代替另一个会写字的人书写，则是一种冒犯。再登上古代的妻子之道，夫为家主，虽然亲密，也不可太失礼仪，况赵孟頫为朝中大臣，管道升深知礼仪，不会贸然让丈夫替自己写信。

如果真要给一个解释，以下这个推测更为合理：抚养众多子女的管道升，身边每天都围绕着好几个孩子，“森森稚子日边生”（管道升所写诗句），哪个调皮蛋在她写信的时候，不小心碰到了管道升，使得信札略有涂抹，所以，管道升略改一下，就寄出去了。毕竟，对方是她的亲人，不必考虑太多的礼节。

如果真是赵孟頫代笔的话，会直接以他的口吻写给婢媪，如管道升也有信要写，加一句“道升不别作书，附此致意”就可以解决问题了。而且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，并无特殊意思要表达，无需借赵孟頫之手，言道升之意。所以，《秋深帖》应该属于管道升自己所写，不存在代笔的情况。

1311年，元仁宗即位后，赵孟頫闻诏赴京。此次赴京，成为赵孟頫一生中最高辉的时光。延祐四年（1317年）赵孟頫被封为一品官，管道升也被封赠为“魏国夫人”。第二年，管道升身患疾病，眼看名医良方医治无效，赵孟頫向皇帝请旨，要求带妻子回南方疗养，皇帝恩准。1319年，他们得以买舟南还。正是在归途中，管道升病逝。这给赵孟頫巨大的打击。1322年六月，赵孟頫逝于吴兴。赵孟頫去世后，仁宗封他为魏国公，并谥其号为“文敏”，以示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。

（来源：北京晚报 作者：孙晓飞）



五代 荆浩《松壑会琴图》(局部)

已有画家画过。宋人楼钥《题徐圣可知县所藏杨补之画》诗曰：“梅花屡见笔如神，松竹宁知更逼真。百卉千花皆面友，岁寒只见此三人。”杨补之即杨无咎，是宋代继华光光老后最有名的画梅名家，可惜他的这幅《岁寒三友图》没有留存下来。

“鹤龄延年”因富有吉祥寓意，是雅俗共赏的题材，历代佳作甚多，其中清代僧人虚谷的作品尤为著名。此画描绘在一棵松树下，站立着一只丹顶鹤，一爪抬起，一爪抓着地，神态安详，旁边有菊花争艳吐芳。线条生动，笔断气连，意境清简，情调新奇，给人一种福寿康宁的愉悦感，体现出松鹤的仙风道骨，题材虽俗，画面则毫无俗气。

（来源：广州日报 作者：钟葵）



赵孟頫的自画像

近日，故宫正在举办《赵孟頫书画特展》，展览涵盖了赵孟頫一生中最为经典的书法、绘画作品。

赵孟頫(1254—1322)，出生于浙江湖州一个与宋代皇室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家庭，南宋灭亡后，他又入仕元朝，特殊的时代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经历。在乱世中，赵孟頫潜心修炼书法绘画，并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。人们对他书法的评价非常高：“超宋迈唐，直接右军”；他的绘画同样气度不凡，明代王世贞曾说：“文人画起自东坡，至松雪(赵孟頫)敞开大门。”

不过，赵孟頫在书画取得盛名之前，经历了一段并不如意的岁月，直到三十多岁入仕元朝，他的人生才迎来转折。

并不高贵的宋室宗亲

说赵孟頫是“宋室宗亲”并不为过，细论起来，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，是赵孟頫的十一世祖，而赵孟頫的十世祖，是民间有名的“八贤王”——四皇子赵德芳。宋太祖赵匡胤传位给儿子的希望，寄托在二子赵德昭以及四子赵德芳身上(长子和三子早夭)。不过，赵匡胤在“斧声烛影”的谜案里去世，他的弟弟赵光义登上宝座。此后，赵德芳“出阁，授贵州防御使”，远离了权力的中心。但即便这样，赵德芳在年仅23岁时，还是离奇地病死。

北宋灭亡之后，赵光义的后人赵构建立南宋，是为宋高宗。宋高宗赵构无子，继子是从太宗赵光义一脉选择，还是从太祖赵匡胤一脉选择？宋高宗经过斟酌，最终选择了太祖一脉。因此，南宋总共九位皇帝，除了宋高宗，其余皆为赵德昭和赵德芳的后代们。

与赵孟頫一脉密切相关的，是南宋的第二个皇帝宋孝宗赵昚(shèn)。他是赵孟頫的远祖赵伯圭的亲弟弟（赵伯琮），宋孝宗即位后对待兄长很友善，赵伯圭一度升任龙图阁学士、安德军节度使等职，官职显耀。宋光宗即位后，又升任赵伯圭为少师、太保。1191年，宋光宗拜赵伯圭为太师，不久，赵伯圭兼任崇信军节度使，“赐第于湖州(今浙江吴兴县)”。

从此，赵家这一脉在湖州安顿下来，赵家也成为当地的望族之一。

但是严格说来，赵孟頫并不像有些研究者说的那样，是“赵宋王孙”。历经300年的风吹雨打，到赵孟頫一代，与远祖赵匡胤的关系，与刘备这个“中山靖王之后”与刘邦的关系，还要远得多。

有宋一朝，在宗法伦理方面，有“大宗之法”与“小宗之法”之别，所谓“大宗之法”，即嫡长子继承家族荣誉(包括可以世袭的官职)和主要财产，然后再由下一代的嫡长子累世相继；“小宗之法”，即次子再立一宗，不和嫡长子在一宗之内，然后次子的嫡长子再继承本家族的荣誉和主要财产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大家庭之内，慢慢地分出许多“小宗”，“小宗”与“小宗”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，而且与“大宗”的关系则或亲或疏。

在湖州，赵家是一个望族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个大家族中，与皇室关系渐渐疏远的宗亲越来越多。

赵宋宗室关系复杂，简而言之，到了赵孟頫这一代，与太宗系的关系是“远亲疏属”，与孝宗之后的“皇统”关系是“无服宗亲”。

因此，无论是从宗法和血亲的角度，还是从在赵宋宗室中所处的位置来看，湖州赵家，都只能算是赵宋王室一个并不起眼的分支而已。学者徐复观先生在评论赵孟頫时，说他是“过气的王孙”，虽有些不恰当，但说他“实与当

官爵。如泰山有“五大夫松”，为秦始皇所封。

据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始皇帝二十八年(公元前219年)，秦始皇登泰山，立石刻铭文颂秦德，筑坛举行祭祀天神大典。下山时，“风雨暴至，休于树下，因封其树为五大夫”。这棵被封为“五大夫”的树，据说就是位于云步桥北侧五松亭旁的松树。故后人有登泰山诗云：“且依石栏观飞瀑，再渡云桥访爵松。”这里的“爵松”，就是指“五大夫松”。此外，陕西蓝田有东汉刘秀赏赐的“龙头松”，北京有清乾隆赏赐的“遮荫侯”“探海侯”“白袍将军”等。松树拥有的这些爵位官衔，在所有植物中可谓绝无仅有。

松树精神相伴历代文人

咏松之诗和写松之文，最早见于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庄子》《荀子》《礼记》等。正是这些先秦时期的典籍，为松树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，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孔子曾赞美松柏曰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孔子以松柏之后凋，比喻人生只有经过艰难困苦，才能识别出真假。荀子说：“岁不寒，无以知松柏。事不危，无以知君子。”将松柏比喻成君子。《礼记·礼器》曰：“如松柏之有心也，……故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。”勉励人们要学习松柏，讲究做人的气节。庄子也十分赞赏松柏的本性，他引用孔子的话说：“仲尼曰：‘人莫善于流水而鉴于止水，唯止能止众止。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